

创作漫谈

生命的无常

文/金文琴

说实话,写小说挺累的。但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,不写更累。因为生活中有些事,你不想去解释,不想去分辨的时候,有小说可解闷。

好在这么多年来,我的生活里还有茶。采茶,制茶,事茶,卖茶,经过这些茶事后,改变了我对人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。对我来说,写小说只是我拥有现实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,正如我的朋友在工作之余,有的热爱养花,有的热衷健身,有的喜欢打麻将,有的还不断地出去旅游。这些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好在我不是专业作家,写不写,就看自己的生活里有没有醉素在演绎着活色生香。真要下手写了,也由不得自己,如果有一天我的手已摸到了生活的敏感部位,我有理由推托吗?

人到中年,一些虚荣,一些激情,一些热闹,一些华丽,在不知不觉里,岁月和阅历已无情地将它们一一从我身上剥离。每天和茶事打交道,是茶,给了我太多,教会我认真、坚强,教会我宽容、善良,教会我敬畏、耐心,教会我逆境生存;更让我明白,人生没有如果,只有因果。在这些年里我有足够的时间,打量我的人生我的生活还有我身边来来往往的人。经历过一些人和事后,明白了什么是世事沧桑,生命又是那么的无常,我的内心一下子就变得安静了。

《茶师百田》这个短篇在我心里潜伏很久了。

我父亲的一位乡党某一年欠了我们茶场几十万茶款后,就

销声匿迹了。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都百思不得其解。在后来的几年里,每到年三十晚上,我最怕的就是父亲问我:找到那个谁没有,茶款给你没有?因为那几年,我的生活差一点就被这几十万压垮。父亲每问一次,我的恐慌就在扩大。

直到今年春天的某个夜晚,我九十岁的老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,在孝堂里,我久久地凝视着黑框里的老父亲,我突然没有了那种恐慌,因为我那读过私塾的慢条斯理的老父亲再也不会问我:谁谁的茶款给你没有?那个夜晚,我对着父亲那张衰老的、善良的、平和的、智慧的脸,泪流不止。

老父亲走后不到一个月,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深圳的手机号,他说,我是谁谁,这么多年了,对不住了,你把银行卡号发我,我把茶款打给你……我一下就嚎啕大哭起来,我自己都不知是激动还是委屈。如果父亲还在,听到这个电话,他会笑咪咪地看着我的。老父亲最后的十年是我生活在一起的,他常说,有些事情,活到一定岁数才会明白,对这个世界的人和事不要匆匆下结论。

是的,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或多或少的遭遇到一些暗的、冷的、霉烂的、变质的人和事。父亲不知道,他的女儿能用写作将生活里的一些悲伤、失望等慢慢祛除。这样的时刻,在构思《茶师百田》时,我告诫自己,我的小说里必须有暖的,真的,善的,美的,让读到它的人感受

到温暖。世事变数太多,不可以把话说尽。我们也必须承认,一个人需要到达一定年纪,才可能与世界坦然相对。这也是我在小说里给茶师年轻的女儿家玉的定位。

众所周知,小说是虚构的,请勿对号入座。但在我们茅山这块风水宝地,像百田这样的爱茶惜茶敬茶的茶人很多很多,我非常非常尊重他们。比如我们茶场的茶师,他就和百田一样有一手绝活,只要有谁把一只茶样交给他,经过他的眼,他的鼻,最后到他的手,这个时候,他就能定价了。这可不是一日之功。从他们身上,我学到了很多,做茶和做人一样,到一定层面,就有了一种气韵上的通透感。

父亲去世后,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无法走出来,我的身体状况也出现了一些从没有过的不舒服,我知道那是因悲伤因想念所致。这个夏天特别的炎热,每天下班一回家,就先躺在地板上躺一会,默默地流泪。我是失去父亲痛苦吗?父亲在时,我每个黄昏必须为他做晚饭,每个夜晚必须陪他聊天,现在我痛苦我失落,原来是我照顾父亲的那份习惯被打破了,老父亲再也不需要我了。那感觉一如茶师百田在茅山青锋做好后却等不到那中年女人一样。在8月初那个黄昏,久旱后的倾盆大雨中一声惊雷,把我惊得从地板上一跃而起:父亲在天上看到我颓废的模样了。我如此沮丧,他难过了。

那个夜晚,我写下《茶师百田》这个标题。



金沙八景“白龙澄碧” 凡宽作

岁月流歌

生命短章三首

文/杨华

贪婪

这世界有很多选择
他们不约而同
选择了:全部都要
我不,我只选择
一只红苹果
从小吃到老
也没能够全吃掉
哦,我的胃很小
我的贪婪比他们
也少不了多少

皈依

我攀登过很多山
一座山也没能爬到顶
我遇见过很多神

总迷糊不知拜哪一尊
等到下至山底
风把我吹向谁
我就跟谁回家
皈依它

轮回

至此
我哑然失声
吐词成霜
我的文字
冷冻成冰稿
只能戳向春天的肚皮
暖的绿覆盖冰冷的白
融化了坚硬
水流汨汨
又一个轮回

岁月悠悠

传统·回忆

文/金小坛

春节又一天天临近了,母亲忙着腌鱼腌肉,虽然我们早已脱离了土地、搬进了公寓,虽然这些咸货偶尔也会被嫌弃不健康,但这是传统的延续,犹如早已烙在父辈记忆中的仪式,少不得。

愈发强烈地觉得年还是越传统味道就越醇厚。记得小时候,每到这个时节,封闭的小村庄里,家家户户都开始为过年做准备:淘年米、杀年猪;无论条件好坏,置备好孩子从头到脚的新衣新裤新鞋是母亲很重要的一项任务;瓜子花生是提前就买好了,就等着大年三十晚上炒;苹果桔子被看得严严实实,小孩子嘴再馋,也不准吃。到了腊月底,每家每户更忙了,除尘、炸肉圆、炒炒米、蒸馒头、蒸团子、炒小菜、备年货、祭祖。那身藏在衣柜里的新衣服,小孩子不知每天要去摸多少遍。孩子也有孩子的

忧愁,赶上雨雪交加的时候,被大人善意欺骗过年不能穿新衣服以免弄脏时,总是眼巴巴地望着天,盼望太阳立刻出来。欢快并不是都能掩藏住背后的苦涩,辛劳了一年的大人们,却常常为了微薄的收入而叹息。

生活就这样一年年地发生着悄然却不可逆转的变化,当有一天震惊地发现,那些传统几乎荡然无存时,自己已临近不惑。结婚、生子、工作,生活和经历磨去了心中残存的童真,蜷缩在公寓楼里,我们已经闻不到土地的芬芳。真的要感谢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物质条件是如此的充裕,以至于令我们能如此随意地对待过年,去趟大型超市,什么年货都能备齐。越来越觉得过年是个负担,平时工作繁忙紧张不说,春节长假还要到处拜年而不能好好休息。虽然过年也会象征

性地为自己添身新衣,但远没有拿着手机抢几毛钱的红包有趣。感觉孩子们也远比不上幼时我们那样兴奋,平时吃穿和过年没什么两样,那些琳琅满目甚至叫不出名来的吃食根本勾不起他们的兴趣。家人们还是会团聚、吃饭,但年轻人已经开始抱怨这种方式不健康、不放松,热闹劲头已远不如从前。

离开了土地,传统就失去了根基,文化也被时代改变了基因,这个年还有多少味道?

离土、进城,我们丧失了那方能让我们固守传统的土地,变得农民不像农民、市民不像市民,盼望着生活越来越现代,而心里却一直怀念着那袭传统。在时代的大潮中,我们毫无能力改变自己 and 周围的人和事。

回忆,或许是我们对传统最好的捍卫。

小庄物语

我们在路上(外一首)

文/黄晓春

我们在路上
迎接最早的晨光
送走最晚的月亮
四季的雨雪风霜
雕刻经典的形象
一个手势车流顺畅
一个敬礼温暖心房

我们在路上
走过大街小巷
跑遍金沙城乡

哪里有拥堵
哪里有碰撞
哪里就有我一路奔忙

我们在路上
警徽在阳光下闪亮
汗水湿透衣背
赤子之心滚烫
一个小我的奉献
换许多“家”的安祥